柈湖文集

序

巴陵吳南屏先生嘗自采所爲文曰柈湖錄者沒後二十年思賢書局鳩貲重刻先謙獲與校讐之役迺爲蒐補散佚得文如干篇爲卷十二而謹序其耑曰自咸豐軍興楚材輩奮而曾文正左文襄爲之魁士之有志名業者莫不走軍壘依倚取通顯先生與二公交密終身未嘗有所求請文正欲寄以幕府之任卒謝不往以舉人　大挑司鐸瀏陽意有不合卽自免去博觀載籍洞晰精微而於古人爲文之道孤往冥會意量淵然常有以自得者嘗往來岳州城南白鶴山之呂仙亭君山之九江樓寓居累月經時樂而忘返天容水色晴晝雨夕千態萬狀奔赴几席時或扶筇而行揄竿而釣皆以發其筆墨之趣所寄愈遠而文亦愈高矣始居京師以文見推於梅郎中曾亮時梅先生

苞以桐城文派之說啟導後進其言由　國朝姚劉方三君上溯明歸震川氏以嗣音唐宋爲古文正宗先生顧謂文必得力於古書不當建一先生之言以自隘其後曾公爲文敘述文派稱引及先生遂與友人書極論之所以自別異甚力葢先生之文詞高體潔實能自進於古而世俗尋聲逐影之說無所係於其心故觀其爲文與其人之生平足以壯獨行之胸而激懦夫之氣可不謂卓然雄俊君子與吾楚近日功名之塗日闢而山林遺逸世或罕能留意敘斯集而傳之使知如先生之全於天者尤可貴也梓湖者洞庭支流所入俗狀而呼之曰銅梓湖卽水經湘水注之同拌口也先生居與近因自號梓湖漁叟云光緒十九年夏五月長沙王先謙撰

吳君墓表

郭嵩燾

君巴陵吳氏諱敏樹字本深其自號曰南屏學者稱南屏先生祖傳經用貲財雄鄉里父達德爲善益力歲歉貸貧民穀逾萬石不償有名湖湘閒至君自以文學起家自少讀書常兼人爲文章力求岸異刮去世俗之見見者驚歎以爲非常人年二十九舉壬辰科鄉試益專力詩古文之學方是時上元梅郎中曾亮倡古文義法京師傳其師桐城姚先生之說唐宋以後治古文者獨明崑山歸氏國朝桐城方氏劉氏相嬗爲正宗君少習爲制藝應科舉獨喜應試之文崇尙歸氏閒歸氏有古文求得其書擇其紀事可喜者錄之裒然成册不知其時尙也游京師有見者以聞於梅郎中於是君能爲古文之名日盛於京師而君言古文顧獨不喜歸氏以爲詩書六藝皆文也其流爲司

馬遷得遷之奇者韓氏耳歐陽公文學韓氏而得其逸而自言爲文得歐陽氏之逸歸氏之文同得之歐陽氏而語其極未逮也故於當時宗派之說不以自居而覗明以來爲文者得失利病之數固無校於其心也凡君所得山水之奇朋友之歡及博觀周秦兩漢之書見聞所及瑰行軼迹以資益其文之氣勢微吟緩步獨喜自負久之以　大挑選授瀏陽縣教諭旋自免去從弟士邁構九江樓君山有湖山花木之勝君樂之爲堂於其前曰鶴茗堂而建北洛亭其左歲嘗自其家棹小舟載書策行九十里至所謂九江樓者讀書吟咏於其中累月經時憑闌望遠雲煙淡碧澄澈如鏡或時聞風濤萬頃雷霆之聲以發其文趣覗人世忻戚得喪無累於其心以自適其超遠曠逸之趣此君文之所以獨絕於人也君孝友恂恂貌溫而氣怡惠施

而博與尤篤於故舊所與交盡始終之義無相違異以所能引進後進傾懷與之必及其成乃已曾文正公尤善君之文欲使治幕事辭不赴已而走視文正公軍中文正公大歡賦詩曰黃金可成河可塞惟有好懷不易開未幾而文正公薨踰年君亦病適有復修沅湘耆舊集之役遂卒於長沙書局君生於嘉慶十年乙丑歲七月二十四日卒於同治十二年癸酉歲八月十一日年六十有九夫人何氏子三人念謀舉人安徽候補知縣宏基四川候補縣丞鏡蓉副榜先君卒女三人所著周易注義補象國風原指論語考異孟子考義發孝經章句史記別錄梓湖文錄梓湖詩錄逝若干卷湖南二百年文章之盛推曾文正公及君而君意趣曠然無忤於物而物亦卒莫涗有得於古文人之風夫人苟有得於其心則常內自足焉以無願乎其

外親外物之至無加損益於其心也是以樂之終身而無所歉君之於文其庶矣乎然觀其爲人益足知其文之深也吾故表而著之以告楚人之能爲詩古文者某年月日表

吳先生傳

杜貴墀

巴陵多樸實厚重之儒自爲縣以來更歷千數百年以古文名天下而貴墀幸及親見之者葢一人焉其姓吳氏其諱敏樹其字南屏其居巴陵之銅柈湖其官由道光壬辰舉人敎諭瀏陽其生始嘉慶乙丑終同治癸酉其學六經其文則宋代曾歐二氏之文而非一世之文也先生幼穎悟從師受左國史漢諸書卽能通其意稍長爲詩與隣近毛西垣孝廉相唱和時藝獨喜明歸氏震川既得舉益專意古文之學是時上元梅郎中曾亮方以歸氏古文鳴京師而朱侍御琦邵舍人懿辰王戶部錫振諸人爲之先後先生甲辰之年入都試禮部所序歸文別鈔爲瑞安項孝廉傳霖攜去以達梅郎中先生由是有古文名鉅人多求識先生而湘鄉曾文正公國藩與交尤篤然先生雖自矜

重功名形埶之地可借以收聲實者不以自涴嘗言人之
於古豈特效其文哉必行誼無不與合而後吾文從焉生
平辭受取與兢兢嚴尺寸不使其身一日居於可愧官瀏
陽小有不合即自免去咸豐初曾公以侍郎倡楚南義士
東向擊賊天下賢豪雲附景從其率師下武昌也先生與
見郡西之岳陽樓從容道故殷殷詢兵事堅請與俱先生
不可即別去終公之身先生不以私干先生體肥能飲噉
目光炯炯若有薄膚裹其睛而外突掌表瑩白而裏朱著
盥匜中若朝霞之映波接物莊而和與言必誠意所不可
則相對以默其人逡巡自去家有聽雨樓為兄弟觴詠之
所弟卒遂廢樓不居於故舊終身不忘然不苟稱許獨喜
毛孝廉詩為梓行之毛孝廉既死子煢無倡獨常徜徉洞
庭君山及城南之呂仙亭卒之前數歲大病而瘉因更號

樂生翁或貽唐製巾忻然著之跨小驢循行湖畔遇可留家則縶驢飲酒自譜小詞爲贈後竟以遊卒長沙當東南初定先生棹舟金陵因以其閒陟石鐘匡廬大小孤山遊宴西湖囘舟泊漢渚登余所寓晴川閣作重九而歸時同治戊辰歲也其在金陵文正公館爲上客公幕府故多賢豪而一時名流以公故多客金陵沿江諸營亦往往而有聞先生至則皆相就交驩公貽先生詩章大江南北繼先生和者三百餘人海內傳爲箍部倡和詩箍部者詩首尾二韻上相吐握之勤文人聲氣之廣中興盛事蓋近今僅見云自初識字無一日去書亦竟無一事累其學者論文甚不取宗派之說謂當博取諸古書爲有建一先生言以自域者厭薄時人以搖曳取媚爲歸體著史記別鈔以正之詩主黃山谷造句矜愼而味醇深所手定稾曰梓湖文

錄曰柈湖詩錄曰釣者風嘗謂貴墀吾稾不及吾自定後事烏可知貴墀所聞吾巴陵耆舊非無撰著然以未及刊故多不傳先生是言蓋有深痛焉先生身不廁朝籍無高文典冊之作曾文正客先生金陵節署從容爲言吾一旦不幸誌銘當以屬子後竟不然然近今稱古文者必首曾文正及先生曾文正謂先生文字字如履危石落紙乃遲重絕倫也少與同里方稼軒兵部同治經學頗主其說著有論語大學中庸考義別鈔春秋三傳義求孟子考義發詩國風原指及柈湖詩話湖上客談年語諸書藏於家子念謀舉人官安徽知縣念穀副貢生能文章早卒均不愧名父子云

柈湖文集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七

卷九

卷十

卷十二

柈湖文集卷第一

巴陵　吳敏樹　本深　著

性論上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竊嘗思之孔子之言性與天道卽其繫易是也天道陰陽而孔子贊易言其成性剛柔健順是也以爲人道之所從出其直言性者如云利貞者性情也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云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凡此所謂性者皆謂陰陽之自然凝聚其流爲人物莫不有氣卽莫不有性而人得其氣之至中者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氣兼善惡而惡者氣之過而反焉者也道主善而立故曰

元者善之長也孔子讀易而知天命聖成於時中發揮其旨皆兼天道以正人事然猶以其幽深而不常以教學者故子貢言不可得聞也孟子言知性知天而未嘗一言及易言性以四端驗之而不言其所自來者人受天命以生是性固出於天矣知性則知天豈待索之冥冥之中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此天之所與我者其言性善皆實徵之形氣之中以為天與我以是形氣存心養性所以事天立命此即孔子之贊易者深而明之幽而顯之也自宋周子為太極之圖程朱氏承其學其言之微妙皆與易繫相發而性之說遂欲外形氣而名之夫所以必言人之性善者何也將以勸天下之為善也使天下知人性之果善則為善乃所

以爲人而爲不善者乃人而近於禽獸故人不可以不善也如是則吾之爲說必使愚夫愚婦皆曉然知其性之果有與禽獸異者若孟子之言四端言平旦之氣足以明之矣今乃以人之有是形氣卽爲拘蔽而失性之始必追而求之於人之未生而且與禽獸諸物同其大原者此中智之所惑而凡人之所可謝而去之也則奚以爲哉雖然宋儒者之言性命或過也若其發明孔孟之心甚博且精皆性命之實事也而又可執是以譏之哉

性論中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謂人之性之道之教也今兼物言之非其義也而又曰惟天下至誠惟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物性

非爲物言之乃爲人言之也萬物皆統於人而受治焉皆生成之而制其用則其性盡矣此在天命人性之中故言性及物而物猶無預也若夫物之受性固亦有得其善者所不論也且物之中若禽獸類者其耳目口體之能不及人其心之知尤不及人葢人具其能於身而又合集衆人以益其能故常以制物而有餘荀子所謂人能羣彼不能羣者是也於是聖人者出爲之耕稼以食絲麻以衣宮室以居爲之夫婦父子君臣之倫以相處而人道以立天下萬世之人無不以爲宜然而由之者非以其心之有知而能然乎人道始於夫婦而父子兄弟從焉其先葢知男女焉耳而聖人爲之制夫婦雖有惡人皆樂得以私其妻子此其本與禽獸異者非聖人强爲之也徒黨既多則推能者爲之主有侵陵不平則相訴出入作息必欲有與偕者

君臣朋友之倫由此起故凡人之事皆由性善而生也及其亂之則又與禽獸類聖人以爲人之性失則無人道無人道則無天地也故先自盡其性以及於天下中庸之言皆盡性之言也其功在密微而其事極於廣大非是則已性有弗能盡者而天下之人亦無以皆由於道教之中而不失其性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言人道也其章之卒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道之盛也而奚假於物哉

性論下

休甯戴氏著孟子字義疏證之書專詆程朱其辨程朱以理爲性累數千言按孔子繫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惟理本具於性故窮理乃可盡性而盡性則至於命是天命之謂性性卽理也戴氏見孟子言理義與味聲色相比例

妄謂口知味耳知聲目知色心知理義一也皆以其相接而生者非有一物得於天而具於心也吾請斥之夫孟子以口耳目與心並論者就人之所易曉者言之耳其實口耳目之知皆心之知也而心之攝乎口耳目使之不逐乎味聲色而失其正者以心之知理義也味聲色在物者也理義在物而非在物者也口耳目但知味聲色雖靈而不思猶蠢然物也故物交物則引之心則能思思則味交於口聲交於耳色交於目而心思之則理義出焉味聲色自外至者也理義何自至哉苟以為理義亦在物味聲色之正者即理義不知口耳目之悅味聲色者其心固悅之也心既悅味聲色矣而又何為而必思而必於其正者耶人心之於事理猶權度也物固有輕重長短而權度不在物必加之權度而後尺寸銖兩名焉所謂理義者謂其尺寸

銖兩之不差者也在心乎在物乎以孟子之以心與口耳目並言竟分而例視之是其言乃無人心而但有口者之言也大抵宋儒之言分理氣辨理欲皆是於混合之中必截然離而出之實則氣之純厚而清明者即理也欲之節制而不過者即理也樂記之言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雖本靜而感之而動者性之欲則欲未始非性矣欲即情之謂也其生而靜者乃氣之純厚而清明者也而必不能以無動動則易滑於物故又曰物至知知而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所謂天理者謂其始之純厚清明自然有文理而不亂者也凡氣之凝聚為物其中莫不有理木石肌肉皆然此理之所由名其凝而為人心之純厚清明者其理固存焉可以達之萬事萬物而不亂者也夫所謂人生

而靜者非虛靜也是有氣焉如水之寒而未流如火之熱
而未然性之謂也實也非虛也故曰誠惟誠而後能明戴
震難程朱之言理以爲如有物以相與者不知理眞有物
也不誠則無物豈復有人哉人心之有四端皆自誠而生
明非自明而生誠也何也乍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
之心此自誠來不自明來了然易知也羞惡辭讓是非亦
皆然惟聖人無乎不誠故無乎不明衆人則其由誠而明
者其端僅見必由其所明而後可反之於誠故曰惟天下
至誠爲能盡其性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程
朱氏之言理主其誠者所以異於老佛而又懼其雜也乃
離氣與欲而名之蓋曰氣之配乎理者非氣乃理也欲之
當乎理者非欲乃理也以其別之過甚言理之極乃至絕
乎形色之外則欲得而反失之今果如戴氏所云見孔子

言上知下愚以爲性卽是智智如光之照物有遠近大小見孟子言心之悅理義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因謂心但有神明其於理義猶口耳目之於味聲色接之而後知者也然則四端止有智之一端而已足也然則心乃空虛而理義乃外物也是眞拾老佛之唾而反以老佛詆程朱何其悖哉

舜避南河論上

春秋國君卽位踰年改元天子亦然堯崩之後其次年卽宜爲舜在位之元年舜之避堯之子不卽在堯崩之後而待三年喪畢何也踰年卽位周禮也三年喪畢卽位殷以前之禮也子張問高宗三年不言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是堯喪未畢以前舜以冢宰仍前攝政固不得避而亦不必避也孟子言

舜禹益之避皆在三年喪畢之後卽可徵其傳之信矣避之事自舜始行之而禹益皆踵之以舜之處此爲盡矣其必避之何也傳子法之常也自堯以前行之天下之所習而安也惟堯以其子之不賢而天下洪水之憂方大求得聖人如舜而舜有大功於天下天下皆誠心歸服堯之授舜固已與天下明其授之而不使舜之得以辭讓矣天下之歸舜直與歸堯之子無異亦不慮其復有讓矣而舜則以堯實有其天下已受天下於堯實易姓也易姓必改號更代以自明其先人非嗣堯者也故雖不得竟辭於堯而猶欲讓焉以爲天下之大患已久除生民且安衆賢人皆在於朝而堯澤之深在人者人固不能忘也苟吾去而天下幸復宗堯之子堯之子雖不賢或猶可持之以不敗也然則舜胡不與天下諸侯共立堯之子而事之而胡避爲

曰此非舜之所能强也堯故以其子之不賢而舍之矣而已强立之苟天下莫歸而且亂非堯所以憂天下之心若立之而已猶代執其政則非朱之傲者之所能安也故莫如避之且夫天下之所趨而不敢違者權勢之在也舜之相堯而制天下久矣雖舜不倚權勢以制天下而天下之權勢實在於舜舜之心以爲天下之欲歸已已非有以致之直以堯之以其權與勢授之已天下向望之耳去其權與勢則天下將無所附又無所畏奚爲而不吾舍權勢之在後世亂賊之徒所不能以一日不急操持之而舜乃超然遠引而去之避堯之子實避天下也而終不得避乃之中國而踐焉而又必去其舊都別都以處而以堯之子爲上賓終不敢居堯之宮而逼其子也余嘗竊疑舜禹禪代而皆遷其都何必煩勞更易如是今乃知其迫於天下而

禮讓之至於此極也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

舜避南河論中

孟子論堯以天下與舜蓋感燕噲之事而發也燕之亂出於子噲之妄與而成於子之之妄受燕侯國也以其世守非子噲所能與人而堯獨何能以天下與舜乎堯非能以天下與舜也天為之也堯之憂天下而求巽位堯已老矣而時之方難子之不肖聖人之意固有動於天者方其咨四岳而求為天下得人也且先以命岳而後命之舉及岳舉舜而帝固已先知其人且遂降女觀刑從之以九男若即欲一朝畀之者天之歷數在爾躬聖人心與天通有不可以常情測者然是難與人共明之也而堯之竟與舜之竟受則有顯見於天而天之可顯見者仍實徵之在民蓋

舜之終有天下以大功在民而朝覲訟獄謳歌之歸是眞堯之所不能與也不然則堯雖與之而舜固不受之矣雖然世之非堯而慕堯妄以與人如燕噲者葢僅有之也獨懼夫專柄之臣求爲舜之受禪如莽操者欺天下而不顧且將託之於天孟子葢逆慮及之故詳言舜之避天下之歸以信其爲天非是則猶無以見其果與篡者之異也嗚呼周公居東之避亦舜之志也周公以流言之故有疑於天下必避之而心始白舜以禪受之故有疑於一己必避之而心始安避之一道亂賊之所必不能假也而或且疑舜禹益之避事實爲未必然不知此乃爲聖人之盡也

舜避南河論下

古今禍亂之作常由於不信聖人而妄稱天命以爲天下果可以詐力取也及其得之孰謂非天命者故曹操之言

曰使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而丕之篡漢亦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其悖謬之言學者固能辨之而其爲天命與否則猶無以決正之也請試論之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中庸言舜之受命以爲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蓋凡物之生成皆各有其自至者天實因之人之盛者至於受天命爲天子極矣以其盛之極故非人之所敢求亦非人之所易堪也要之其自至者斯天命已矣而天亦終厚之使之久享其盛命之則未易以改焉矣觀舜之有天下其始不以受之爲樂其後又以讓之爲安誠無意於天之命者而有虞之祀延於百世聖帝之號與天地無極豈非盛與三代之王無論揖讓征誅一皆聽命於天而有天下皆數百歲子孫受祿者千億眞可謂天命者哉至如莽之簒也飾詐取名造作符命而及身誅夷

操能立功平亂覩漢之衰規取大物自謂舜禹文王之事而後嗣早殞篡者乘之得報彌酷其後亂賊相尋卒皆亡滅其宗徒載其辱名於世耳若是者其得之爲福耶禍殃耶天其佑之抑罰之耶夫人之衣食生養世皆謂之祿命亦天命也然有力本務而得者有工計算而得者亦有剽奪而得者剽奪而得其敗不久莽操是也至於席祖父之遺資則易矣此繼世與匹夫之辨也匹夫而有天下非實有天命不可有也三代而下若漢唐宋明之初道不足稱而生民之功有可言惟宋祖陳橋之事亦出逆取而無莽操輩之虐其後能削平四方而不嗜殺故天亦與之孟子中庸之言猶信夫惟聖人宜有天下亦惟聖人能不有天下自周亡而帝王之道息天亦降以求之而孔子以聖人終窮遂以師治萬世宗廟之饗子孫之保且有過於帝

王者天其果無意乎哉

辨韓子對禹問

韓子作對禹問直以孟子天與賢與子之言爲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孟子所稱舜禹益之避皆有事實又有其年與地豈爲之辭乎論古者當就其事而思求古人之心不可以一時所見輒持一議以非之然非代古人而處確知其必有如是者不能得也初舜之被堯舉而登庸也卽舉禹治水卒夷洪水之難弼成五服聲教訖於四海禹之爲功於生民莫大矣而舜之子又非賢才故襲堯跡而禪天下於禹無可疑者至禹之子旣賢似可無禪矣然禹之心必得如舜之禪而後安也韓子之言曰禹以傳子爲慮後世夫受人累禪之天下至己身而獨以與其子曰吾以慮後世也其果然乎夫聖人之取天下也皆不得已也

舜不得已而受之堯禹不得已而受之舜古也傳子今也傳賢謂傳子可爲世法者亦必有不得已焉而後反之其初其可也今也同朝之賢聖幸尚有益存而益又所與同治水成天下之大功者則禹之心以爲天下必當歸於益而天之必與益以天下也啟雖賢固不若益傳賢雖非正法而有益之賢且有大功固不可謂傳賢之事不可復行也以此求之禹之必傳天下於益決矣雖然吾又以知益之不受天下較之舜禹而又甚也何也堯舜之子不賢而啟賢則傳子可復也益又宜知已之賢不如舜禹而功亦不如舜禹吾意韓子所謂慮後世者卽益之爲也葢禹之初命益而益之辭讓必將曰君之子啟賢臣又弗能任天下請傳之啟以爲後世法禹固不聽而必薦之於天益弗能禁也益欲去相而早避之禹更不聽也必又將請曰君

必授臣以天下君之子賢天下必不歸臣往者南河陽城之避皆去天下以讓嗣子萬一臣不幸而當其日請效其事若天下自歸啟者請令啟必受之無以君之授臣爲辭夫如是啟亦不能無以許益也何者舜禹之避固欲天下之歸嗣子而嗣子受之也然則禹之授益益之終讓啟之竟立皆有以自處矣蓋此事可疑議者有三焉遞禪而無已則覬覦必生禍亂必起聖人自當早爲之所不容避嫌而長亂一也益見啟之賢不能堅讓於前而猶循舜禹之跡二也啟幸天下之歸已公違父命而立何以爲賢能敬承父道三也故揣其情事以爲必出於此不然則皆無以解也夫堯之求得舜而禪之以舜之聖固無慮其後也舜以禹之功大而又禪之禹又以益之在堯舜之時與已其功而又欲禪之果天下皆歸於益益亦無可辭者矣古之

爲天子者必得諸侯之歸雖禪也而成之仍在諸侯亦不足爲多慮也若以禹之傳子爲慮後世而無授益之事則羿澆之禍卽起於再傳之後矣又謂何哉

范增論

古今學者道秦漢之際劉項氏得失之故皆曰項王放弑義帝負天下大惡又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失形便及宰割侯王逞私背公主天下怨漢祖乘之羽遂破滅以余觀之項氏所以暴强與其終敗皆范增爲之也項氏世楚將家秦之滅楚項燕復立楚鬭秦而敗死則項燕者固楚國至忠之臣也梁籍燕之子孫苟未能舉事則已舉事必從先人之志報君父之讎決然無他可爲者矣然項梁起兵渡江未有義聲而但擊殺景駒則其志固不在楚矣增誠賢者宜稱引大義曉譬梁籍幸能聽從興復楚國可也柰何

但令立楚後爲名號而已哉夫名者天下之所最重未易舉廢而在於項氏尤甚何者楚之亡纔十餘歲其故家遺民欲復楚者何限故項氏一呼楚兵畢集非獨憐懷王而亦痛項燕之死也增不知此指徒借助民望思譎而用之以孫冒祖稱謂無稽義帝之弑實自於此矣而孫心起牧羊兒伍之中又自英偉有君人意度乘項梁敗死輒自收兵柄用呂臣父子於內西軍獨遣沛公拔宋義爲大將屈羽增其下使北救趙當此之時微獨羽之雄暴忿恨其主而增豈肯心服哉其欲殺宋義而奪之軍決矣然宋義留軍安陽四十餘日羽始矯殺之何也義之留軍非失策也秦兵方盛章邯王離未易卒破而張耳陳餘尚能守趙故委趙以敝秦其本計然也及是而宋義固進兵不久矣羽乃强爭而矯殺之因以聲震諸侯鼓士卒而破秦軍必增

之謀也藉非增謀羽之屠義必遠無以立名而渡河救趙時猶未可而戰不亟勝也故曰此增之謀也羽既已破降秦軍將驅而入關不能拊安降卒懼其爲變而坑之新安此又宜增所主謀者何者羽雖暴恣至坑殺數十萬人未有不少爲遲疑者非增贊之羽豈能決哉而關中之不可都居以此矣於是天下威權既皆盡在於羽將以謂天下莫難我也而楚後之立者至此可以無事遂乃剖裂宇內專封侯王放弑義帝而自爲霸王蓋增所爲羽主畫者於此麤就而項氏之亡形成矣且夫天之亡秦當時人皆知之至六國之不復則未可知也天下豪傑叛秦者皆爭立六國雖漢高之起亦資楚而集焉假令楚帝尚存漢高欲爲帝王固未可也況項氏楚之世臣羽親燕之子孫而乃倍君忘親欺國人隳家聲而欲爲帝王豈可哉增始說項

梁而尤陳涉陳涉楚之鄙人耳增猶以其不立楚致敗及見羽擅事形勢在己遂肆然變天下之大局而不疑不知其乃爲他人便事而已之顛倒取敗且什百於陳王也或謂羽且無廢義帝而挾以令天下天下大定乃徐取之如後世篡者之爲羽奚爲不出此曰增計之熟矣羽擅事日淺其人之親信者稀而山東諸侯之叛者又可逆知也設令義帝居中而羽用兵於外其勢必危故速決如此此非增之謀而誰謀耶高帝曰項王有一亞父不能用此自謂鴻門一事耳鴻門之不殺高帝乃羽之善而增之見小也至王高帝漢中計久閉之毋令得馳騁交諸侯而搖動天下又增之所爲奇計者而史稱惡負約巴蜀亦關中地者謬辭也義帝可弑而惡負約哉凡增之所爲羽謀者類皆詭祕如是蓋增者縱橫之流不達大誼果不可以謀人家

國雖微漢高定天下者非羽也吾故具論其本末明項氏所以亡滅者皆増之由而又惜項氏以忠臣子孫而妄欲爲帝王之事也

淮陰侯論

吳子讀史記至淮陰侯韓信以反誅歎且恨已而深求其事得所以爲淮陰計者而惜其不出於此因遂申論之曰世皆咎漢高屠戮功臣尤痛淮陰侯以爲非罪以余觀之高帝誠大度非猜薄之主而獨枉害元功之臣耶觀諸功臣裂土王者惟長沙以僻弱幸全其爲侯者百餘人自陳豨反誅外無及身罪絕者高帝之事葢可知矣韓信獨不宜爲王而已爾夫爲天下有勢勢之所害英主常急急圖之此韓信之所以始王而卒不全者也何者自周末諸侯交爭極於七國而秦并之天下之不復封建者誠勢爲之

項羽時諸侯皆已自起羽雖擅權莫能相廢故遂剖封侯王一時之事爾高帝於是起漢中定三秦威征關東諸侯而有其地於斯時也漢方自取天下豈復有王他人意哉故其遣張耳與韓信下趙卽拜張蒼爲常山守以從其軍其不肯以趙地復予張耳明矣張耳高帝之故人失趙國背項氏而歸高帝高帝不肯復予趙卽他人可知矣然高帝非果私趙而薄張耳也以爲得國以予人漢雖取天下天下不得安而韓信已定趙代之時始請王張耳高帝强而聽之已而定齊因又自王且夫智如韓信豈不知分王天下之不可爲安而其勢之不可以長久者哉顧自以爲漢建不世之功足以報漢亦欲一爲王以自快爾而其計又有深於是者方滎陽之急也楚人兵形外强漢帝數困信徒見陳涉以來天下豪者迭爲長雄至於劉項而爭未

有決也信素輕項王爲人而高帝又屢自挫敗無尺寸之功信之意豈不以項羽雄健或能勝漢者耶然如武涉蒯通之說令信背漢助楚爲三分之業信誠不肯爲此而使楚果勝漢信將急乘其後以復漢雠誅項氏而取天下漢誠勝楚信則爲漢臣無傷者故余揣信事疑信一時之心有在於此其有不然者耶藉曰信忠漢決然無是何爲漢急之時信乃觀望殊甚而垓下之會且以割地至哉信果猶未免乎此也及是而信事日以决裂無他可爲者矣然則信之爲將也宜如何曰毋請王張耳剏乃自王已定齊使曹參灌嬰能兵者備齊身引兵決項氏滎陽下天下已定推蕭何薦己功而居其次如此高帝必厚倚信子孫與漢終始無疑矣嗚呼信爲漢非甚不忠也感漢恩未爲不亟也計慮後禍又未嘗不深且明也然而卒如此者其爲

人好大而夸而又觀變太深慮勝太極由欲有蔽之爾故曰患生於多欲信之敗誠以此爾其果不然也哉

駁侯方域燕太子丹論

侯方域著燕太子丹論論荊軻不當為盜而丹刺客之計行足以亡秦其言曰秦王一旦死於匹夫之手國必亂天下豪傑因以知秦之不足畏而丹且收合六國西向而亡秦若沛公之入關也方域文辨而有氣世或韙其論余以為失事實而不稽於理也甚矣且以史徵之丹之遣刺客也固為其私怨而求報秦王也而豈眞痛燕社稷之將亡哉藉令丹無怨於秦王必不以秦之將亡燕而欲刺秦王秦王之遇丹而善丹且將感念秦王之驩而輕亡燕之禍矣今直以睚眦刃讐之舉而從以天下後世忿憾暴秦之心因而譽丹不已過乎且丹誠痛燕社稷之亡耶則當謀

所以待秦彼秦之强非一人之力也自孝公以至始皇且七世一君死而一君代秦之强自若也藉令秦王卒死於軻之手秦大臣宗室必憤焉恥其主之立談而見害更置君而復燕讐以秦之强而加之以復讐之怒燕之亡豈後王翦之軍哉夫秦之威劫天下豈獨以其聲哉固以戰勝之實矣天下之兵亦嘗勝秦而卒爲秦敗也故六國不亡秦之威不極其强不可得而弱也揭竿之呼軹道之降天道之復人事之窮爾今曰刺秦王死而天下豪傑乃不畏秦而丹且號召以入關則是帝王之功成於一客一劍之用豈非兒童之見耶蓋丹之請軻也曰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方域之論因此爲說不知此丹之餘論而非其本計也彼其本計欲復一人之讐耳而軻天下之義勇士也復私讐

不可以干於軻故詭其辭而假於公義以要軻必軻之許也苟軻事成而秦王死丹之願固畢矣其幸而得合一二國之交以拒秦而少緩須臾之亡固善其不能亦不過遼東之保衍水之逃匿而已矣而豈眞有破秦之計哉方域曰傳者罪丹以召釁而燕之亡實不存乎軻之刺有兩人行而遇虎其一長跪乞哀以死其一奮臂力鬭不勝而死而論者以乞哀爲智以力鬭爲攖虎怒應之曰秦之强若虎而王政非虎也丹誠懼秦虎之食燕率天下悉燕力以鬭秦而敗死是鬭虎而死者也而獨刺秦王是無異於伺虎之睡而欲落其一身曰虎其已不能食人者也故丹之刺秦雖以存天下吾不與也而況其私乎然方域之論荆軻曰軻勇士而感恩者設遇嚴仲子未必不爲用吾又以爲不然軻誠深沈好書不屑私忿而有不可於天下之氣

徒感燕丹之義而發憤於天下之所共怒非秦王孰能使刺之耶曰秦欺天下舊矣奚爲欲效曹沬之盟是殆不然軻事之不成其以爲燕丹解也且傳之者安與白衣冠以送之且歌以悲之其計之死已審矣然則軻可無盜乎曰奚爲其不盜也軻之行固盜之術不得以秦王異嗟夫軻知刺秦王之不免爲盜者軻其不行矣哉

爲曾侍郎論金革無辟

古今軍旅遭喪起復之事必取斷於戴記金革無辟之條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

知也竊詳讀此文益春秋大夫卒哭從戎習爲常事故聖賢嚴辨而正之如此然孔子旣言其不可矣而子夏復問孔子復引魯公之事以答之何也豈不以國家有急而任事之人或不得代於此之時君有不得不命臣有不得不受若魯公伯禽之事必不得已而行之其可也人之賢者少不肖者多金革無辟雖禮之變古有行之者而必不可以許人聖人之意略可於言外見之蓋有爲爲之非從其利者猶聖人之所許也後世無故奪情之事紛紛而有而金革無辟幾爲正文動可援引然後知聖賢防慮之深禮之不可以幾微假借也今兵部侍郎湘鄉曾公討賊江西而遭父憂旣聞訃奔還而以不得請終制爲疑以書商之左郎中季高並屬及於敏樹先是曾公本以母喪在籍被

朝命與辦湖南防堵遂以募勇起軍曾公之事暴於天

卜人皆知其有為而為非從其利者今賊固未平軍未少息而疊遭家故猶望終制蓋其心誠有不能安者曾公誠不可無是心其有是心而非僞言之者人又知之然其事固有所不能得也所謂君有不得不命臣有不得不受非今日之謂乎果　朝旨仍命之卽無可辭者矣愚聞曾公前日嘗數請於　朝乞無加官賞奏摺中嘗以不塡官銜致被　旨責其心事明白實非尋常所見左季高之論今事曰留公終制不得請宜請開兵部侍郎缺而身討賊如故此論與曾公前所自處正合愚又竊以金革者國之變故非吉事也鑿凶門而出戰勝以喪禮處之與居憂之義猶不甚相遠故古人有不得已而行之非諸奪情起復公然為朝官之比也喪禮之廢壞久矣獨丁憂之名存而古人居喪之實蓋去衰亦無弗甚者曾公素講於禮今不得

已而從金革所猶可私自盡者哀痛之實寢處飲食之事視世之名爲居廬者相去必大遠如是亦可以無議矣輒不自忖書此以質於季高而附致之曾公焉

三江解

余爲文記君山九江之樓因論洞庭之名九江實以江水分流過之故九水通得江稱猶漢入江後之爲北江也既又思禹貢三江宜以九江當其一禹貢於揚州曰三江既入言其委也故鄭康成謂岷江中江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是謂三江蓋江水自西而東而名中江者以有南北故而後儒乃專於揚州域內求所謂三江者諸說紛如不知揚州他水不可以名江也鄭氏中北南三江之說是矣而彭蠡因江匯澤非江所先合又未可以名南江也余請即以禹貢江名實之曰中江北江九江是三江也

九江乃南江非彭蠡也揚州言彭蠡既豬矣又言三江既入亦可知彭蠡之不在江數而九江之水大於彭蠡而入於揚州宜爲三江之一荆州曰九江孔殷又曰九江納錫大龜其言岷山之陽至于衡山與言岷山導江又皆曰過九江凡言九江猶一江也故可與中北並而爲三不言南者以中北卽可知也古者主名山川江河之名猶天地日月之不可更易假借也而後人亂之呼水通曰江河加以他水之名曰某江某河名實之乖甚矣正其名考其實乃知古書之文本明白不差如是嗚呼後世稱名之亂可勝歎哉

文敝

今天下學士憒然於其所學內不知所以治身外不知所以治人者豈非時文之由哉夫時文者背於聖人賢人之

言而附以儒者之說其所稱非修己之實則治國平天下之道也然而學者日習爲之且內不知所以治身外不知所以治人者何耶今之爲時文者非果能明於聖人賢人之心知其事而言之者也村塾十歲之童子纔誦章句操筆而學爲文則其所言莫非堯舜三代之故孔子孟子之爲人其實衣服飲食之事皆無曉也而時文以取士既久四子書之言所用以爲之題者益亂且碎語其種類凡有數十學者欲皆備之則窮日之力而不足以給又烏知其他是故其師之所坐堂而講弟子之所執卷以聽羣居之所切劘課試之所高下非是無有也其於治身治人之道則曰非我事也我不知也我知爲聖人賢人言之爾是故入而事其親出而遊於其鄉無以異於蒙不識字之人也又恐不及焉及其一旦竊科第而將入於官乃始學爲仕

宦走趨之術一切官府之儀狀品式而往充位焉而今世法令所以待夫天下之事者皆未之聞也是故今之天下有人曰我將治身而爲其善去其惡則必歸於陰隲感應之書有人曰我將治人而淸其獄訟理其簿書則必師乎刑名幕客之輩夫以陰隲感應之書而尊於聖賢人之教以刑名幕客之輩而傲於服習仁義之人而爲之師然則今之學士豈不辱孔孟而羞儒名矣哉故時文之敝至今日而極矣嗚呼其將何道而變之

葛覃首章解

葛覃后妃之女事也其首章則其事之思也彼葛初生爾有事乎未也未則曷爲賦之以其賦之知其爲思也夫樂其鳥也者樂其葛也樂其葛也者樂其事也葛初生事猶未也渴爲而樂乎曰思也然則詩人之賦之也其亦有樂

於是與豈獨詩人哉今之讀是詩者皆樂之矣

巴陵　吳敏樹　本深　著

瀏陽學祭議

凡州縣學宮雖甚崇飾禮樂常不備而瀏陽其人多富士知學而近尤奮於科舉故其事獨盛焉然其所事類殊別其明倫堂之前有曰禮器局者於後又有曰樂舞局者皆高屋連棟局各有董事者十許人司先聖祭祀事余始至見輒怪之以謂祭禮事也禮樂一也且歲一再行與官其之何爲有兩局哉及審其所由盖始者官辦春秋丁祭而瀏之士以八月二十七日爲先聖誕降之辰而當鄉試年居揭榜之前數日乃請於官於其日增行一祭私置田産以充其用是以有禮局之設其後議興修樂舞樂舞繁重而費尤大故別局焉及樂舞旣成可用則丁祭因取用之

而八月一月之中既當有兩祭日近而事迫樂局之人難之比歲於其後祭或罷樂不畢兩局之人始相訴怒有煩言余有意欲相爲商辨合而正之而未發今年秋有以虛名狀投請於府者其言先聖生日一祭見於禮部則例書而乾隆間御史有請於太學增行此祭者　高廟諭旨斥其不應經典不可以瀆先聖其事得之嶽麓山長丁侍講祭議中今瀏陽此祭未知應行應停云云府以其狀下縣與學令詳議一時聞者哄然有來問於余者亦且婉辭解之嗟乎彼投狀者之言則是其意則非也果以此祭爲不宜行瀏陽之人自行之自已之可爾何爲設疑而上請哉毋乃有陰挾其黨以爭勝敗者與雖然彼投狀者之意則非也其言則是也夫國家州縣立學學有先聖廟有司以春秋仲月上丁祭者此本古禮春秋入學釋奠之義也生

日之祭何爲者耶古之祭者雖王者於其先祖未聞以其生日祭者也而今敢妄用之於聖人耶余所見世俗淫巫叢祠多稱生日相聚會歌舞云爲神者稱壽蓋後世人重生日故祠鬼者亦因之儒者以道奉先聖豈宜與之同也先聖之言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非其鬼祭之固諂矣雖當祭者非其時而數數祭之猶諂也先聖惡夫諂鬼者而受人之諂哉科名盛衰由讀書者多少聖靈禍福不在此非可用祈禱也春秋書魯郊禘譏其僭禮至於非時再烝壬午猶繹之類所失亦小矣猶必謹而書之蓋聖人之嚴於祭也如此而可苟乎昔者御史之請　高廟斥之正典祀之大綱破細人之私惑遵今準古何嫌何疑且瀏陽一邑之士以祭事有爭釁尤不可之甚者今若毅去此祭合兩局而一之而通以丁祭禮樂爲其局名其事則縣之長

者同心而任焉豈不善乎然則聖誕祭名見於頒行則例之書何也禮官之牒或革或行未能一也若執此以相難則拘者閡於文懦者怯於議矣余忝爲學官於此念是非之論不可以兩存且懼乖先聖謹禮重祭之義輒爲此議先質之明府趙侯或可與劉人士商定之且以爲覆議於府之意

一余爲此議卽持示劉令趙君留人益上札本令縣與兩學詳議而同官教諭某最不喜余余商與共此不肯從反爲浮言以動人時縣人主樂事者爲邱穀士年丈余同年生紫山之父也禮局之人本與邱丈爲訟因謂余以私助邱故余之言必不可得信於人余遂要趙君令呼集劉士公論之而趙亦竟不能也覆議亦竟不申上於是某又嗾貢士某摭他事訐余劉東鄉有獅山書院

李生芸王生應蔌因元歐陽奎齋先生實產其鄉立是
院以興其學者二生請余兼主講事而庚戌正月遭
宣宗皇帝大行之喪二月初十日瀏官吏成服三日後
余素服詣院爲生童上學又先聖廟月朔行香例止跪
拜階下而書吏先焚香於神座前余以爲褻乃躬升殿
上香而後降下拜某緣此二事增辭爲罪辛亥三月府
以訐狀下縣查覆余乃即日告病去官矣蓋余本以令
日教官已成虛員殆與關柝比而余家尚有薄田自給
自到瀏後心常不安二年間惟日治春秋爲事欲待爲
先人乞得一官誥乃去已期在是年之秋矣查牍日縣
童子已過考將及府試趙君欲爲余申辨而余學中告
病文書先自申上後乃移縣所以急急如此者以去官
則無待辨白而余亦自得其意也今司訓瀏陽者爲李

君竹塢楚之夙學君子余所敬友而聞劉士以兩局相水火尚未已祭事不可復正因檢舊稿以質於竹塢而識其事由如此竹塢爲劉士信向定非余薄劣之比或可以漸次開曉而更定之也咸豐七年五月自記

行軍私議

余疏愚不能精敏於人事況於言兵故自軍事十年以來未嘗妄有獻言於當事亦未敢私議其得失成敗以爲局外旁觀之智今吾從弟退菴被督帥曾公之檄募軍三千人將從收復江東以親愛之處不能無強言之吾弟考論古將帥用兵之事悉矣又身歷江南北諸行營閒觀之甚熟余特以今日行軍時所可臆度者聊設議以明之蓋雖面語深屬猶恐不及亦誠自忘其愚也

議曰今賊據安慶江甯以抗官軍有年歲矣楚軍雖稍銳

然僅能埽湖北清江西未能奪長江而下也本年江甯之軍又潰賊益出陷蘇州及浙江今曾公奉　命總督兩江帥楚軍以圖克復雖水陸並進其勢必陸路急趨以衝賊腹而拯拔東人也計賊之禦楚軍必更倍於前日且主客異形勞逸異勢其進得毋不易乎曰賊雖蔓據安江之地其士民固皆王人官軍之入隨有響應何難進克雖然吾惟是之慮也彼士民之陷於賊中者雖望官軍而實憚賊雖不誠於助賊而久爲賊之所制聞官軍之來則恐其以助賊爲罪必不惜間密以求自通於官軍又必言賊可攻之形以速官軍之入而必不敢盛言賊之實使吾反疑彼之爲賊閒阻者至於官軍之不幸而敗則非彼之所爲代計也所謂持兩端以圖自全者情勢類然也從前官軍之入而失利者未必非害於此然則何爲而乃可進乎曰進

之權在我而不在人可進之機在賊而亦在我我之往攻也賊固迎而備之俟吾之進而謀覆我且甚欲誘我吾誠心勇莫如形怯且宜遠賊爲營使賊不旦夕備而密自約厲旦夕以虞賊之來賊窺我久不敢進必且輕我苟來犯起而敗之則有進機矣或猶未可賊恥敗必再犯或潛襲我後又起而敗之則進勢成矣若賊但嚴備不肯輕犯我我益久之俟賊之懈乃勃然以興也蓋休士久可以數月進軍必令於一夕其忍辱之甚必至一軍皆憤而詘笑盈於路人而及其進也乘其勝氣不復問賊可遂進不止此兵家所謂止如處女起如脫兎行軍之至要千古不能易也不識曾公今日之進能如是乎雖欲如是其能以如其意乎若吾弟之行偏師之從令者也余慮其進之不自主而不暇重愼且新出羞怯名亟有功也故首論之

吾弟之言兵尙嚴整有威此一定法也而今之帥鄉勇者多稍寬縱之往往亦能久持有功不甚敗吾弟大怪之以訊余余曰今之募勇與營兵異營兵者久食爲兵之利以養其身家一旦用之戰陣雖斬殺而驅之死不謂非宜且兵籍在無所逃之今募勇獨日得幾錢耳甚嚴之不過散走而吾意亦重於用法故今之能將者苟與之相親倚至於有敗士不盡去其將而將亦不能大令於其士雖然若是者是姑務相聚以支久耳可卒與之平賊乎哉況又有必不能以自存者耶吾弟之言嚴者是也其嚴也必先嚴於其細細者之罰不貸而大者之誅可幸無犯也吾寬而縱爾使爾皆爲賊殺爾何賴焉爾惟吾令則不死且有功必使此意皆徹乎一軍之心而軍之用命如聞其父母之言則踐且恩矣若其他之同甘苦讓財利凡所以得軍士

心者不足為吾弟言之矣

能言兵者皆曰今之為兵者患不能出奇故亦無奇功其然耶否耶以今之功度之古人誠疑有然者然奇難言也能屈伸左右虛實變化之謂奇余嘗問楊君芋菴以奇曰在用間吾弟亦以謂然間者軍之妙用也然是多反覆善誤人愼之哉我勢勝則賊黨離非能無事而離賊者也賊又極狡黠不可易誘據其所害必以致賊而時其饑飽勞逸銳惰以制之此乎治奇者若夫知賊之人與其情則觀其所為大概亦足得之不必其瑣瑣者矣

兵以眾戰我軍且未眾也而諸將時有不同故有以孤軍陷者其人能出於人則忌者思害之矣今之分將者或起書生或出武夫書生自智武夫自勇能皆和之為難吾弟頃未與行間而早有名以我視人度人觀我亦有足懼者

素行慕高而恥卑舉動輒有與此最在人眼目不可以與我同余謂兵事之處置者自行其意可也其他必稍與人同毋令人忌害我其從行而任事者禮而與之謀多謀而不用則人廢然不肯自竭不如少與謀而時用之也聚古之名將事爲書類而名之以賢爲首他皆有取焉此吾弟之志意可見者兵之道博矣及其用之乃不在書曾公之言亦云爾余未知武事而稍學爲文每屬筆胸中有古人文思效之者爲之輒不工何者其文之題事異也今之所制爲兵與今所遇之賊即用武者之題事也吾弟之讀書多且熟矣熟而化烏有不用又烏測其所以用之者哉

蒼莨谷圖說

士已出其身服官中外或甚彊用駸駸可至大官而其心

不忘乎邱園之樂者往往圖寫其故鄉山水草木屋廬之形狀而爲之詩歌以寄其思其友朋又從而賡和之積爲長卷巨冊若將張其事者此近世士大夫之恒習殆無足多道雖然吾則有說焉夫人苟酣迷於富貴之途欣其所已得而望其所未至務進而已矣語於其退則豈其計慮之所願及者哉古之君子則不然其心雖不敢忘乎天下國家之故而自服於君臣之義不敢以自暇逸其身而亦必有不屑屑勞苦願於隴畝而不可得之意時發見於其間功名之所立爵祿之所取雖足以震耀一世猶若不得已而强就之故其心常超然遊於昭曠之域而視物甚輕也雖終其身在於富貴之中而其所爲則必能如其志者固由乎此也周公之明農召公之告老大聖居親重之任猶欲舍而去之豈其爲僞哉後世賢智特達之士一生不

輟仕宦而買田歸耕之意獨常常見於文字之間或疑其非情實不知夫人之意量所以過乎人者識者將於是觀之翰林侍讀孫君芝房以其所爲蒼莨谷圖屬余爲文其上君年甚蚤文章學業甚著今年以　大考進官方益隆起未已而拳拳於是圖蓋其志有異人者故余爲之說如此云

巴陵東陵說 此下十篇係巴陵縣志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導川指山而言其所至必其山之可物者龍門華陰底柱大伾是也而導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後人皆不知其處以九江亂之也自知九江卽洞庭而東陵之爲巴陵審矣巴陵也曷爲而東之對西而名之也夷陵爲西陵巴陵爲東陵夷陵西陵後世郡縣之名也禹時固前有郡縣名乎非也曰天岳名州以其高大東陵當

即天岳天岳非岳州山也曷爲東而至之乎或曰江過九江乃至東陵而東迤是二江之會城陵是也然余觀城陵皆平阜無陵焉者孰至乎然則東陵孰謂苟有目者皆知其爲君山矣江自西來無山至是而陵陵而遂止而九江流其前大江合其後名而指之萬世不能易其處東陵也曷爲而巴陵後人之所稱也岳州之山東南北皆自粵嶺來惟湖中一山西自巴中來故又以云也蓋禹時未有巴子國云其郡縣曰巴陵何也羨也吳時邸閣巴邱戍疑皆置之城陵羨之曰巴陵也若山經羿屠巴蛇之說妄哉

江沱說

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經文本自分明其序導江即言沱之所至後言其會而已以明治水之績也禹見江出峽益盛地益平汎濫益遠盤

而分之爲南江以殺其勢而以有三江之入海又不可以不明也公安袁氏生長江邊顧誤以分江爲經流北江爲沱胡東樵著禹貢錐指書從而和之昧於古文者信之而江流亂矣余嘗由西湖往江陵出太平口舟子下篙灘聲碻碻然太平口古名虎渡口酈道元所謂枚迴洲江水自此分爲南北江者也胡氏每嗤蔡傳山脈之說不知山斷脈連之處非鑿而通之何由穿其地而行哉今洞庭水患始於唐世見於白樂天之詩近則山木敗水土隨流淤身日高隄而田其旁者日增北則江口之通於沔漢者隄盡塞之非深南江而縱北江水無由而治矣

岳陽說

岳州稱岳陽樓曰岳陽名於天下而巴陵爲附郭縣亦蒙岳陽之稱矣其實古郡巴陵也岳陽之爲郡也自隋也其

爲縣自梁益置於湘陰玉山之間在天岳山之南今平江之西境而屬之巴陵郡隋廢縣名郡岳陽而居天岳之北名實不相應世莫能辨云

巴陵田賦說

田賦余所不能深曉而巴陵之田廣狹不一略有三等賦以民糧起之有三事漕米正銀南米也民糧一名毛糧廣科五升四升狹者三升有奇三升或不及三升者問其入曰五升者收十石四升可六石三升可四石三石主佃各得其半而余鄉之田有一都而四升三升異者蓋田以都里分余二都皆三升十二都四升居比鄰也田相畔也廣狹又同也而科糧不同其不均如此而里各有册胥二都人買十二都田推糧以四不能校也久之而十二都人田無糧者多矣康熙乾隆間嘗兩次清丈至今而弊如是然

則欲賦之均必先均田使廣狹丈尺若一惟山谿間田少覔與之平郵則否盡一縣止一丈無開都里科糧無五四三之別庶爲善耳又巴陵水鄉也近來湖水漲大又倍昔時往所科民糧者今多在水中欲賦之無逋負得乎往時水災嘗不得報報亦未能奉准近年經亂始准報災 朝廷屢優免之民困以是少甦若得清察達部酌三年之中以定免額田賦其有瘳乎余鄉人二十年前所起新屋近水入其堂深幾三尺其門外之加深可知也而墳塋之邱自古續葬者其上可以過船嗚呼此豈可不爲之計也哉

巴陵水利說

水利無過隄防固已而巴陵濱湖之地向無隄垸惟近新牆河處少有之亦無甚利害獨濱江與湖北連者宜完修之耳而山邨塘堰利害特著葢水以田分有正水有上水

有衍水田二都者始或屬之一家已而分之其未分之日雖不宜用水亦强均之及田分而田者以故事用水則不得以此歲旱往往殺人其以爭鬬鬨於里者日有之也余嘗患之思其善策惟於治塘之時按田列木碑之塘上存其圖策於閭歲舉一人司其啟閉扃水時聽其呼召指揮水在塘稍久足用而人不爭然僅可行之一家之私而不能徧無官令以濟之也欲得良宰官留心民瘼者與爲之冬閒無事則浚塘而厚其隄貯水益多以此裨荒政息亂源豈非因民而利之道乎又山木宜蓄而無禁者不能也往聞父老言乾隆閒渠爲童子時秋風起入山落葉塞路一日得數擔歸葉覆地厚尺許土肥而不流近則爇兒鉤取樹枝或盜砍小樹耳嗚呼豈非世變也夫近益開墾山地黃泥入田敗禾又隨流下塡於湖身爲害尤非人所覺

安得良宰而亟告之

巴陵積貯說

積貯者人之大命也而國家有南倉里之仁者向開有社穀然皆無濟何也南倉掌之官其穀久虛或假糶發以便開除及歲登請糴則官持銀以入富室而迫取之富者不敢受銀而以賂免以是爲常矣社穀可行一二十年漸侵於司倉之手莫問其出惟族之有義田義穀者庶可久也而苦不能徧巴陵鄉中向有頭穀頭穀者石息三斗春夏貸而秋收此兩利也蓋貸時平價千錢收時新穀七百此謂鄉斛減斛大鄉斛二斗還者計費錢九百一十贏其本九十收者獲息三斗明歲則爲錢三百歲有三分之入而無放息之難與應官之稅及荒歲本息之出者計一里中幾且十萬貧不饑死穀價高富者日益富然質貸多用衣物被絮之屬

始夏脫棉乃質秋則取之後來歲儉糶早貴冬寒人未還穀求先出質富者不肯而岳城中有典鋪三家新牆有二城陵一人貪日短而息少爭以好衣物付典而以麤大者質穀以是穀寖浸以盡亡富者惟恃田租十裁有其放穀之二食緊則開倉立糴緩則以爲錢而貸之於是一縣之穀秋熟外流不禁春夏不可以荒矣近上官有勸積社穀者穀甚少而無起倉之費派掌之人憚後累余嘗以告於官欲請提補南倉而休養浸昌之日城中止容一典庫餘皆禁之並禁以穀爲錢者官常漠然不知所謂也嗚呼

酒禁議

酒禁自古也今於荒政尤要矣然酒以養老合歡成禮無之不可於是止許燒粱而不煮穀蓋長沙城中如是而他處不然近來講荒政者無不事此而行之輒多礙滋弊酒

卒不禁余觀一郡之中人戶不滿五百家槽坊殆以四五其蘖熬穀數不可詳也里人嗜飲者家不能多儲日夕往取之路過者鍾飲之大家則計日擔送又有自他挑來販賣者不知鄉之需酒何至是也余嘗思之禁燒穀止許燒粱固也而要在限置酒家如城中四家南門二西一東北一足矣新牆二城陵二鹿角一黃沙一楊林一潼溪梅溪閣鎮馮萬黃岸公田月田甘田茅田之屬隨宜置之其開張有帖非街市不得請帖惟家自釀糯者聽之以是爲常則荒政無事矣

巴陵風俗說

巴陵民風質實而尙氣湖地山場爭其族之公地而殺人常有之以賂免告官而破家者又常有之鄉知息一事而已不他求也官知避命案而已不暇詳也欲救此弊其惟

祠堂乎近數十年族大者皆有祠有祠規而不能免此長老之無知與力不能也余嘗謂莫如官為申法稍假其長老以權凡有事長老集祠下議曰當如是則行否則已族之好爭者必羣少年女子不良死則率人立敗其壻家葬者塋遍其門則阻之與人隙服毒草以誣之長老聞而禁之無事矣往沔陽黄令君之為巴陵也與人家法有枷杖之屬破格也人得之稍懲彼為一時清土匪而然然可用也婚娶葬埋競華侈而亡禮意欲乞定為品式婚不賀宴賓不得過豐喪不用樂聘者聽巴陵人儉而寶奢婚喪禮筵外多用肉為包納之懷而去君子恥之今一概禁斷則理得而事行矣惟三年祔者胙可也

巴陵土產說

巴陵之產有名者布初邑之山中多作小布幅裁尺紅之

可巾且以張綵飾館柱青者以爲鞋帶長沙有巴陵小布行以此其後二三都及冷鋪三港皆諸處產棉而一都人工作布絕精勻謂之都布二三都謂之三都布男婦童穉皆紡績布少粗而多吳客在長沙湘潭益陽者來鹿角市之鹿角孫塢童橋皆有莊莊皆吳客蚤起收之飯而止歲會錢可二十萬緡蓋巴陵之布盛矣其後布差僞而巧造者有粉石米漿揮機碾石之事收者喜之高其價工益竄布不耐穿著他鄉弗尙莊錢減吳客落孫塢無一莊而布歸新牆客爲衡州長沙人矣初產棉號山花其絨鬆千錢可卅斤後於湖北取檢子種之其絨緊易紡不及山花廿斤千錢棉秋薄千錢減斤四之一又取檢子種手去其毛種之則爲鐵子其絨又鬆買者欲之願減斤而如價蓋棉上者斤三而一絨中三又六分之一而一下四而一布精

者疋不盈五丈闊尺四寸重斤不盈三觔者幾四長闊稍加後秋益荒蘇花至千錢斤十二蘇花出太倉後乃用洋花錢千而斤者八矣此其極也茶巴陵故少種而君山舊有名雍正閒入貢歲十八斤而余少時見近里荷塘人賣茶春三月淸明過十月提小筐過門其茶尙青名曰鍋青生葉過湯而焙成價斤百數十錢貴之常不買穀雨後侵晨擔竹籠者與之價其人滿堂議定畢售一日率斤九十二日減五三日又減五矣歲歲如此家飲陳茶新者炒而收之爲引火氣有陳至二十年者以與人治火疾大效也四都最多茶地稍遠價廉於荷塘人挑之來或自道人去盭以四五十錢取其少麤者又老茶斤十餘錢則臨湘來矣道光末江廣人販茶至洋名紅茶廬茶僞專取生葉高其值人爭與市而貿於本地者名黑茶乃取山中雜樹葉

爲之極有無一葉茶者於是茶值三倍往時若難得始有自種者兵事起岳陽設水卡多榷茶鹽鹽自川來而茶出湖南也城中買茶行又有落地之稱茶益昂矣將來種茶者必曰多惟望時事清平稅盡除去君山茶以名高督兵船過必取以饋當路大人斤至十二千平價九千六百縣官見僧多利貢外添辦至百餘斤官價六百僧不敢較近兵事少買茶希僧不給本必敗茶由此言之利害之相倚伏盛衰之變詎不然哉

書院議

書院古之鄉州學也今學生猶曰庠生古之遺意古之敎者州鄉大夫若鄉先生而今禮聘賢士大夫去官者而爲之師又無不同惟今世道學不能自尊主講者多請屬得之岳陽之爲書院葢古後於嶽麓城南不遠故薦地也薦

者上官列其飲於首府以待求前一歲以書至府縣府縣以關憑文紙書其束修之數少致見幣以往於求講之先生者如是而已余未嘗一干此往歲有以見迎者辭而免而吾弟伯喬去永綏學官十餘年家居不出戶不一見官長會院無師縣人士請於府禮而致之書院於是有眞師矣而爲府者以昔之爲師者視之故未終席而去縣人士又邀之爲修志主人矣嘗深慨歎郡文學不逮前明而書院租奉大半去堂宇卑陋學舍至少而又處城中學生舉足涉闤闠莫勤於業士大夫賢者莫肯至而主教事古之學者爲已也不必避名也而又善能趨名其得爲爲已者如射然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又如孔孟之門其從者豈不皆有仕之心哉惟不愜於師不給於食則無何耳竊議若得改建書院於東門金鷄山下而多其租入歲延名師

課有常額而學士不增多人文不興未之有也時已有然余言者不果爲今雖欲爲之未有其力也數十年之後當有行之者乎余之議非私造也聞之先輩諸君子云

雜說三首

藥生於山而求藥者於市市故藥之聚也而市者常僞以亂眞又藥所名產之處其人多糞種以售故藥弗得眞而人往往採藥於山謂之生藥常勝市者又有號草藥者俗相傳取諸草名不在本草經者以治疾尤有奇效客有謂吳子曰甚哉藥之難知也今何不盡訪諸草藥而著名之以利人乎吳子曰不然夫草藥唯無名而人獨私傳之故其用常全今名而傳之則人且種之而且僞之矣嗟夫藥不可得眞也而唯無名者之求則神農黃帝以來採藥之教非與

余曩歸自都下雇羸以行遇同行者曰子之轅羸弗亘將不利行余曰幸已行數日可强取道也其人曰是好渾艱吾以形相知之今行道平又幸晴無害子將見之一日過一小阪羸遽伏地馭者痛鞭之幾死不起追取前行他車羸以代乃過焉又一日雨暴下羸又然余乃知相馬之果有術也然余所過阪非峻阻雨驟未濇而羸以死拒不行雖其形相當然亦取苦甚矣

山中人之市遇雨急市物未盡錢遽歸途遇趨市者誚之曰我方返而子則往何也往者曰子所欲得矣而我方求之且子何不少避休市舍盡子之錢畢市所欲得而以雨行又且溼子之物乃以誚我乎吳子聞之曰市得物而返亦可矣雖然非雨且迫之彼之錢則盡矣或乃猶盼物市中日暮而不去也

說釣

余村居無事喜釣游釣之道未善也亦知其趣焉當初夏中秋之月蚤食後出門而望見村中塘水晴碧汎然疾理竿絲持籃而往至平塘岸擇水草空處投食其中餌鈎而下之蹲而視其浮子思其動而掣之則得大魚焉無何浮子寂然則徐牽引之仍自寂然已而手倦足疲倚竿於岸游目而觀之其寂然者如故蓋逾時始得一動動而掣之則無有余曰是小魚之竊食者也魚將至矣又逾時動者稍異掣之得鯽長可四五寸許余曰魚至矣大者可得矣起立而伺之注意以取之間乃一得率加前之魚無有大者日方午腹饑思食甚余忍而不歸以釣見村人之田者皆舉食以出乃收竿持魚以歸歸而妻子勞問有魚乎余示以籃而一相笑也及飯後仍出更指別塘求釣處遠暮

乃歸其得魚與午前比或一日得魚稍大者某所必數數往焉卒未嘗多得且或無一得者余疑釣之不善問之常釣家卒如是嘻此可以觀矣吾嘗試求科第官祿於時矣與吾之此釣有以異乎哉其始之就試有司也是望而往蹲而視焉者也其數試而不遇也是久未得魚者也其幸而獲於學官鄉舉也是得魚小小者也若其進於禮部吏於天官是得魚之大吾方數數釣而又未能有之者也然而大之上有大焉得之後有得焉勞神僥倖之門忍苦風塵之路終身無滿意時老死而不知休止求如此之日暮歸來而博妻孥之一笑豈可得耶夫釣適事也隱者之所游也其趣或類於求得終焉少繫於人之心者不足可欲故也吾將惟魚之求而無他釣焉其可哉

漁寄說

漁寄者梓湖漁者之所嘗寄蹤於此也漁者不能爲漁獨喜爲釣釣亦不常得魚而自號漁者釣亦漁之類也家近同梓湖故以梓湖著地焉其釣抑不必於湖或溪或塘出舍門里許輒止胡爲忽寄於此舊嘗入郡寓止仙亭而樂之亭燬矣聞有新亭喜而復來也蓋漁者嘗讀書爲文章舉進士不得且老矣棄其學官而退爲漁會時用兵有相知大人者招令入軍中則謹謝曰吾力勝一弱竿豈能荷長戟乎幸終爲漁足矣聞昔洞庭有老漁者中夜客舟呼問買魚老漁答以詩哦而去今所傳八十滄浪一老翁之辭也漁哉漁哉吾從子其許我哉

雜說一首

氣感而鳴不息者春之蛙秋之蟋蟀乎然蛙之鳴也聒蟋蟀之鳴也悲烏用是不息者爲耶彼其感者盛耳氣生聲

氣盛則聲烏自而息耶吾於蛙蟋蟀見春與秋之氣盛也

夫春秋之氣盛而蛙蟋蟀且見之矣而況乎鳳凰之鳴陽

駿馬之嘶風也哉